

(香港)

黃易

◎ 异侠系列之

覆雨翻云

貳



黄易作品集 ⑮

华艺出版社

苗易

图书馆
临藏章

异侠系列

覆雨翻云

第二册
五至八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覆雨翻云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8.2

ISBN 7-80142-053-5

I. 覆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171 号

覆雨翻云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04 印张 2610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142-053-5/I·031 定价:168.00 元

第一章 芳魂何处

响声传入浪翻云耳内时，已非常微弱，但浪翻云仍可认出那是一下兵刃交击的声音，来自没有房舍的南岸，若非刚巧他正在下风处，尽管是他浪翻云的灵耳，也休想在浪涛拍岸的巨响里，捕捉到这么微弱的声音。

他心中一凛，暗忖南岸观潮石处，只有一座望楼哨岗，地势险要，谁可在哨岗示警前闯了上岸，并和己方的人动起手来。

再没有半点声音传来

浪翻云心知不妙，腾身而起，往南岸掠去。

不费片刻功夫，浪翻云来到南岸，高达三丈的望楼静悄孤独，不闻半点声息，四周也不觉有任何动静。

浪翻云提气跃起，大鸟般落在望楼里。

入目的情景，令他平静的心也不由涌起怒火。

守楼的三名怒蛟帮徒，东歪西倒地倒在地上，鲜血染红了望台，遭了敌人辣手。

在望台中的桌上，四平八稳放了一封信，其中一角给一条雕铸着精细风云纹的铜镇压着。

信封面以朱砂写着“上官帮主大鉴”几个字，左一旁角下另有一行小字，写的是“大明御封大统领楞严谨具”。

浪翻云目光扫往漆黑的洞庭湖面。

浪潮更急了。

“嗦嗦！”

风帆颤动的声音在海平线的尽处传来。

这是起帆开航的声音。

浪翻云神色回复平静，眼光回到横死地上的三位怒蛟帮弟兄，闪过哀痛。

“锵！”覆雨剑离鞘而出。

化出一朵朵剑花，回鞘时，信旁的石桌面已多了一行字，写着“敌人要的是浪翻云，我便让他们如愿以偿。”

“当！”

浪翻云伸指弹响了示警的铜钟，怒鹰般冲天飞起，投往观潮石旁一艘泊在岸旁的怒蛟帮特制快艇里。

脚下用力，将快艇绑紧岸旁的粗绳立时绷断。

快艇往外驶去。

便像有十多名力士在艇下托艇急行般。

转眼溶入了漆黑的洞庭湖里。

韩柏见到竖在仓内的大帐幕，帐身绣满纹饰，又缀着各式各样模仿动植物形态的饰物，不是镶嵌着宝石，便是以真金打制而成，真是华丽非常，但亦颇为艳俗。心中暗忖：这怪帐透着一股邪气，其主人恐亦非善类，应是不宜久留。

正欲离去，脑际间一阵晕眩，几乎掉在地上。

韩柏苦苦支撑。

要知练武之士，最重心志毅力，若他“任由”自己晕倒，异日即管复原过来，功力也将大为减退。

好一会后，神智才回复过来。

只觉身体一阵虚弱无力。

想不到柳摇枝的箫轻轻一划，竟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，现时半边身的经脉痛楚不堪不在话下，最令他担忧的是痛楚有扩展的趋向，倘若不立即运功疗伤，让真气再次畅流经脉无阻，可能半边身子要就此作废。

环目四顾。

心中叹了一口气。

这仓足有六、七百尺见方，但这超巨型帐幕足足占去了三分之一的位置，其他地方干干净净，空空如也，连一只粮仓常客的小老鼠也藏不了。

轻微细碎的足音在仓外响起。

韩柏大吃一惊，欲要提气跃起，岂知体内真气虚飘无力，散而不聚。

“呖嘞！”

门闩拉开。

韩柏再无选择，绕着帐幕转了个圈，来到入口处，不顾一切，钻了入去。

尽使他目下陷于水尽山穷的地步，也不由心中赞叹。

阔落的帐内，铺满了柔厚温软的羊毛地毯，图案华丽，帐心放了一张长几，几盘新鲜果点，发出诱人的香气，帐的四角整齐地叠着重重被褥，方形和圆形的软枕像士兵般排列着，予人既温暖又舒适的感觉。

门开。

灯火的光芒透帐而入。

韩柏下意识地俯伏厚软的地毯上，回头望去，只见灯火映照下，两个提着灯笼，玲珑修长的女子身影，投在帐上。

两女正要入帐。

韩柏吓得找了堆在一角的被子，钻了进去。

背枕着柔软的地毯，上面压着厚厚的被子，鼻嗅着被铺香洁的气味，那种舒服的感觉，令韩柏也要自夸拣对了避难疗伤的地方，只不过可要祈祷这两名身材惹火之极的女子，不要拣中他这一角藏身的被子，来作今夜的睡铺，那就好了！

秦梦瑶步进星光覆盖下的柳林。

在她献与剑道的生命里，能令她心动的事物并不多。

生和死对她来说只是不同的站头，生死之间只是一次短促的旅程，任何事物也会过去，任何事物也终会云散烟消，了无痕迹。

只有剑道才是永恒的。

但“剑”并非目的，而只是一种手段，一种达致勘破生死和存在之谜的手段。

她知道每一代的武林顶尖人物，无论走了多远和多么迂回曲折的生命旅途，最终都无可避免回归到这条追寻永恒的路上。

否则何能超越众生，成为千古流传的超卓人物？

那是武道的涅槃。

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会在何时发生？是否会发生？和发生了之后会怎样？

百年前的蒙古绝代大家八师巴，在布达拉宫的禅室内一指触地，含笑而去；无上宗师令东来，十绝关密室内飘然不见；天纵之才的大侠传鹰，于孤悬百丈之上的高崖跃空而去。

哲人已渺！

她多么希望他们能重回尘世，告诉她究竟发生了甚么事。

可是“无知”正是生命的铁律。

不知生，不知死！

庞斑也在这条路上摸索着。

二十年前的庞斑，早看破了人世的虚幻，否则也不会退隐二十年，潜修道心种魔大法，甚至放弃了言静庵，放弃了使人颠倒迷醉的爱和恨，谁能真的明白他在做甚么？

或者只有浪翻云才可以了解他。

这世间只有这两位超卓的人，才可以使她心动。

她的速度逐渐加快，柳林在两旁倒退。

林路已尽，柳林旁最著名的“柳心湖”，展现眼前。

一只小艇，由远处缓缓驶至。

一个雄伟如山的男子，稳如磐石地坐在船尾，两手有节奏地划着艇子，木桨打入水里时，发出轻柔的响声。

星空小湖，是那样平和宁静。

秦梦瑶心灵澄明如镜，不带半丝尘念，看着这六十年来高踞天下第一高手宝座的魔师，逐渐接近。

庞斑看着静立岸旁的美女，衣袂飘飞，秀发轻拂，似欲仙去，想起了初会言静庵时的情景，心中掠过一阵惘然。

秦梦瑶微微一福，道：“梦瑶谨代家师问魔师好！”

庞斑深深望着秦梦瑶，柔声道：“深夜游湖，不亦乐乎，梦瑶，请！”

秦梦瑶微微一笑，身形微动，已稳稳坐在船头。

庞斑欣然一笑，也不见他如何用力运桨，小艇速度蓦增，箭般射往湖心。

秦梦瑶侧靠一旁，将手伸入湖水里，一阵清凉柔软的感觉，传入手里。

不知如何，她忽地想起了洞庭湖。

当浪翻云伸手入湖水里时，是否也有着她同样的感受。

庞斑收回双桨，任由小艇在湖心随水飘荡，仰首望往嵌在漆黑夜空里的点点星光，叹道：“静庵是否仍那么爱听雨？”

秦梦瑶娇躯轻颤，将手从水里抽出来，看着顺着指尖滴下的水珠，由密变疏，轻轻道：“每逢山中夜雨，梦瑶都陪着师傅一夜不睡，在后山的‘赏雨亭’听雨。”

庞斑一愕，收回目光，望向垂首望着自己指尖的秦梦瑶，担忧地道：“夜雨湿寒，兼之后山风大，沾湿了衣襟，静庵不怕染了寒气吗？”接着又哑然失笑，道：“我看自己真是糊涂透顶了，静庵乃天下有数的高手，些微寒气，对她又哪会有影响……”顿了一顿，皱起眉头讶道：“但为何我总挥不掉她体弱多病的印象？”

秦梦瑶将手举起，移到唇边，伸出舌尖，尝了剩下的一小滴水珠，眼中掠过一丝缅怀的神色，淡淡道：“我很明白魔师的想法，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，现在想来，当是因师傅的天生丽质，多愁善感、温柔婉若，以致分外惹人爱怜，而对她产生弱质纤纤的感觉，其实她比任何人也要健康，从没有半点病痛。”

庞斑闭上眼睛，默然不语，像是已沉醉迷失在另一世界里。

秦梦瑶打量着庞斑英伟的脸容，充满了男性魅力的轮廓，心潮涌起一阵强烈的涟漪。

她终于见到庞斑。

庞斑缓缓睁开眼睛，电芒四射，闪过摄人心魄的精光后，目光离开了秦梦瑶灵气迫人的俏脸，扫往左边岸旁的柳林，闷哼了一声。

秦梦瑶心内暗叹一声，问道：“魔师今天为何来了又去？”

温柔之色再闪耀于庞斑看破了世情的双目内，他微微一笑，露出回忆的神情，淡然道：“二十三年前，我与静庵在慈航静斋朝夕相对十日之后，回宫再苦思了两年另百七十二天，终于向静庵开出了退隐二十年的条件！……唉！”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仰望星空，眼中掠过痛苦莫名的神色，使人感到当时他下那决定时，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欠下了一笔对言静庵的心债。

秦梦瑶平静的心翻起了汹涌的波浪，言静庵虽从不隐瞒心中之事，但在与庞斑这场退隐二十年的“交易”上，却始终守口如瓶，其中自有难言之隐，现在庞斑似要透露出内里的玄虚，怎教她不心弦颤动？

庞斑回复平静，以使人战慄的平静语气道：“静庵回信给我，只说了两句话，就是‘我会送你一个徒儿，但也会培养一个徒儿来克制你。’所以当夜羽告知我你出现在附近时，我虽着他约你三更柳林之会，但最后仍忍不住想提早看看静庵一手栽培出来的秦梦瑶，究竟是怎么一号人物？”接着摇头苦笑道：“天下间，怕亦只有静庵

能使我失去了耐性。”

秦梦瑶讶道：“原来师傅竟有这样的心意，可是我却从不知道。”

庞斑赞叹道：“这正是静庵高明的地方，如此才无迹可寻，事实上慈航静斋的最高心法，就在一个‘静’字上，假若心有障碍，还如何能尽‘静的极致’？”眼中精光闪起，深深地望进秦梦瑶的眼内道：“今天我抵达时，本以为韩柏应是第一个感应到我来到的人，因为他身具赤尊信的魔种，对我特别敏感，岂知梦瑶竟是第一个知道我的到达的人，可见梦瑶的剑道已臻‘慈航剑典’上‘剑心通明’的境界，静庵呵静庵！庞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”

秦梦瑶借低头的动作，掩饰自己难以遮盖的震骇。

她并不是为庞斑看破了她的深浅而震惊，令她骇然的是庞斑能故意放出某一超乎常人理解的心灵讯息，来使他们三人生出感应，而更使人惊心的是，他竟能纯以一种精神遥感的方式，便测知他们心内反应，这才是最足骇人的功力。

由此可见庞斑的道心种魔大法，实是深不可测，秘异难明，超乎了一般常规，也使人感到无从应付。

照庞斑所言，言静庵收她为徒那一天，便早决定了培养她出来对付庞斑。

庞斑哈哈一笑，眼中露出欣赏的神色，道：“想不到范良极这厮也居然如此敏锐，真不愧盗中之王。”

秦梦瑶莞尔笑道：“若他不是生有灵敏的贼根，早给人捉去坐牢了。”

庞斑淡淡望她一眼，轻描淡写地道：“梦瑶当不会不知‘独行盗’范良极的师尊乃百年前与传鹰共闯‘惊雁宫’的‘气王’凌渡虚，当时重伤他的思汉飞还以为他命不久矣，岂知凌渡虚的先天气功已臻化境，竟能使破裂了的五脏六腑重新愈合，只是从此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”

秦梦瑶俏脸平静无波，但心中却再次翻起了惊涛巨浪。

在此之前，她以为自己是有限几个知道范良极师门渊源的人之一，而她和言静庵能知道这秘密，却是全因着她们和“净念禅宗”的亲密关系。

凌渡虚的晚年就是在净念禅宗内渡过，他的尸骨破例地被供奉在从不恭奉外人的净念禅宗“先贤阁”内。

庞斑随口便说出了这样一个大秘密，可知庞斑势力确是无孔不入，连净念禅宗这样与世隔绝的武林净土也不能幸免。

更使她心神颤动的是，他竟知道她也曾与闻此事。

在她十六岁那年，言静庵着她独赴远在青海的净念禅宗，往见了尽禅主，递上言静庵的亲笔信，自那天起后的三年，了尽禅主不但亲身指点她的武功，还让她尽阅禅宗内的武学藏书和历代祖师的笔记心得，所以她虽名为慈航静斋的传人，却身具这两个武林圣地的最超然武学之长，岂知庞斑聊聊数句话，便点破了她和净念禅宗的关系。

由此亦可知他对言静庵绝不掉以轻心。

秦梦瑶迎上庞斑灼灼的目光，淡淡一笑，却没有说话。

庞斑一呆道：“天！为何你们两人都和静庵的气质这么近似？一动一静，假若将你们合起来，便活脱脱是一个言静庵。”

秦梦瑶美目亮了起来，道：“我的师姐究竟在哪里？”

靳冰云赤着的纤足，踏在通往帝踏峰的蜿蜒山路上，刚经过了左右石柱雕着“家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的石排匾，慈航静斋内最高“藏典塔”的尖顶，在山峰尽处的丛林里，冒了出来。

家已在望。

星夜下的慈航静斋，更具出尘仙姿。

家在此山中，

云深不知处。

她离开了这里足有十年,但却一点也没有对这阔别多年的“家”,有任何陌生的感觉。

慈航静斋一如往昔。

就像梦里常见到那样子。

靳冰云脚下加速,转眼已来到慈航静斋的大门前。

两个挂在大门上的灯笼,闪耀着颤震的金黄色烛光,像在欢迎她的归来。

靳冰云举起雪白纤美的手,正要拉起铸上莲花纹饰的门环,叩响山门,忽地一震,停了下来,眼中闪过复杂至难以形容的神色,悲叫道: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里?师傅!你的小冰云回来了!”

慈航静斋名闻天下的“七重门”第一重最外的门打了开来,接着是第二重,第三重……

节节深进的山门一重一重地在靳冰云俏目前张开来,好像是为她打开了通往另世之门,又若避开这冷酷现实的桃源的秘径终于显露出来。

当最后第七重门打开时,靳冰云看到平时只偶有鸟儿盘桓的大广场上,站满了慈航静斋内静修的女尼。

她们每个人都持着一个灯笼,神情肃穆,照得门里门外一片通红,情景诡异莫名。

靳冰云曾设想过千百种回到静斋会遇见的情景,但却从未想过眼前这种可能性。

一团火热在靳冰云胸臆间凝聚,她大声唤道:“师傅!小冰云回来了!”

赤足急奔,箭般射进七重门里。

当她仙女般飘飞过第七门时,众尼分向两旁退去,露出一条人墙筑成的道路,直伸往慈航静斋的主殿“慈航殿”的大门去。

大门紧闭着。

门旁有位貌似中年，脸容清癯的女尼。

她就是慈航静斋内地位身份仅次于言静庵的“问天尼”，在靳冰云十二岁时便闭关修道，想不到到了今天仍是入关时那样子，十六年的岁月并没有在她脸孔留下任何痕迹。

靳冰云娇躯一震，却没有停留，迈开脚步，赤足踏上以麻石铺成的广场上，冰冷的感觉透足而上。

问天尼神情平淡地看着她，无喜亦无悲。

靳冰云在问天尼前停了下来，口唇颤动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问天尼低喧一声佛号，道：“小冰云你进去吧！不要让你师傅久等了。”

靳冰云美目升起一层云雾，茫然望往紧闭的门，轻轻道：“师傅……”伸手推门。

“啾唉！”

门开了一线缝隙。

蜡烛跳动的温暖色光透出来。

靳冰云俏脸贴上木门，熟悉的气味涌入鼻里，记得当年有一次和言静庵捉迷藏时，她便曾躲在这门后，嗅着同样熟悉的木材气味。

她娇躯轻轻前挨，用身体的力量再将大木门顶开了少许，挤了进去。

宽广的长方大殿延展眼前，殿尽处是个盘膝而坐，手作莲花法印，高达两丈的大石佛。

殿心处放了一张石床，言静庵白衣如雪，寂然默然地躺在石床上，头向着石佛。

靳冰云全身一阵剧烈的抖颤，好一会才能重新控制自己，两眼射出不能置信的神色，一步一步往躺在石床上的言静庵走过去。

不！

师傅你竟已死了。

师傅！

为何你不多等你的小冰云一会？

她终于来到石床旁。

言静庵凤目悠然紧闭，脸容平静清丽如昔。

但生命已离开了她。

靳冰云一阵软弱，两腿一软，跪倒地上。

言静庵竟已死了。

你可知道，冰云并没有半点怪责你。

只有你的小冰云才明白你的伟大，明白你为武林和天下众生所作出的牺牲，只有你才可将大祸推迟了二十年，现在至少有了个浪翻云。

问天尼的声音在背后响起道：“言斋主在七天前过世，死前她坚信你会在十天内回来，所以下令等你回来，见她最后一面，才火化撒灰于后山‘赏雨亭’的四周，现在你终于到了。”

靳冰云神情出奇地平静，眼神丝毫不乱，缓缓抬头，望向问天尼了无生痕的脸孔。

问天尼在怀里掏出封信，道：“言斋主有三封遗书，一封给你，一封给你从未见过的师妹，最后一封是给庞斑的。”

信递过去。

靳冰云接过信，按在胸前，眼泪终于夺眶而出。

问天尼向后退三步，恭身道：“靳斋主，请受问天代齐内各人一礼。”

靳冰云像完全听不到她的话，完全不知自己已成了武林大圣地之一的领袖，幽灵般从地上移动起来，移到言静庵只像安睡了的遗体前，细审言静庵清白的遗容。

言静庵出奇地从容安祥，唇角犹似挂着一丝笑意。

她怎会死了！

但这却是眼前残酷的现实。

问天尼的声音再次响起道：“斋主你为何不拆信一看，难道不想知道先斋主临终的遗言吗？”

靳冰云望向问天尼，犹挂泪珠的俏脸绽出一个凄美至使人心碎的笑容，轻轻道：“什么信？”

第二章 八派第一

庞斑平静地答道：“家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

秦梦瑶皱眉道：“师姊回到了慈航静斋？”

庞斑眼内掠过一阵莫名的痛苦，沉声道：“是的！她回家了，自她到达魔师宫后，从没有一天不在想家。”

秦梦瑶轻轻道：“你当年为何要她来，现在为何又让她走？”

庞斑回复平静，淡淡看了她一眼，别过头去，缓缓扫视着星夜下雨岸旁黑沉沉的柳林，并不回答她的问话。

秦梦瑶没有问，仰首望往夜空。

星空无有尽极地在头上延展着。

庞斑摇头一叹道：“我为何让她走？”一顿了一顿喟然道：“因为我以为自己可忘掉她，就像我可以忘记静庵那样，岂知前天黄昏，厉若海一枪攻来时，我才知道自己以为早在二十年前忘掉了的事物，其实仍在心内，只不过藏得更深罢了。”接着双眼爆闪出使人心寒战慄的精芒，傲然道：“否则厉若海何能伤我，惹得宵小之辈，也敢到来徒惹人笑。”语罢，眼睛神光再扫往左岸远处的柳林。

秦梦瑶叹了一口气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

一声佛号在庞斑眼光到处的柳林内响起，平和地送过来，虽不高亢，但却有种深沉的力量，使人生出一股愿意遵从的感觉。

要来的，终于来了。

一道人影升上柳林之顶。

秦梦瑶功聚双目，望往远在十多丈的柳林顶，一个高大的灰衣

僧人像块大叶子般随着柳浪起伏着，一对长长的白眉下，双目似开似闭，心下也不由暗赞这白眉僧只是轻功此项，已可使他挤身一流高手境界，可惜他的敌人却是庞斑。

那灰衣僧祥和地道：“贫僧‘菩提园’筏可，拜见庞老。”接着冷冷道：“梦瑶小姐，令师可好？”

八派联盟依次是少林、武当、长白、西宁、入云道观、古剑池、书香世家和菩提园，以佛道两家的门派为骨干，其中少林和菩提园都属佛门一系，论声名当然以少林为高，但这筏可和尚一现身便声势非凡，使人感到世人可能对八派联盟排名最末的菩提园，是有点低估了。

秦梦瑶听出筏可对自己的不满，心中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梦瑶离斋久矣，倒希望有人能代答大师此问，好让我也在旁听听。”

庞斑微微一笑道：“小和尚！我看你年纪不过五十，竟练得眉毛也白了长了，可知已达‘菩提心功’第十七重天，假若我放你离去，你能否在一百天内练到白眉复黑、长眉复短，达到第十八重心功的极限境界。”

筏可和尚身形一沉，才再弹起，使识者知道庞斑几句话，便能使他胸中一口真气变浊，重量骤增，若非第二口气运转得快，早便掉到大柳树下当场出丑。

不过却没有人知道筏可为何如此震撼。

筏可当然心知肚明，他震撼的是庞斑只一眼便看穿了他功力的深浅，而且判断出只要他多坐百日枯禅，便可达到菩提心功第十八重的大圆满境界。

这也是他今夜的矛盾，当他接到八派联盟最高指挥部十二元老会的急讯，要他赶来此地与其他种子高手会合时，他曾想过违命不从，好再努力百天，以竟全功，不过最后还是为大局着想，遵令而行。

但心中总像有条刺。